



# 青春的序曲

QINGCHUN DE XUQU



# 青春的序曲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 前 言

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广阔、富饶而美丽的地方，它的面积约占全国六分之一。这里有高耸的山脉，清澈的河流，肥沃的草原，繁荣的城镇，维吾尔族和其他十几个兄弟民族的人民，世代地在这里辛勤劳动。解放以来的十几年来中，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许许多多伟大的成就，新疆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万古沉睡的戈壁滩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绿洲、新的城镇、新的森林、新的渠道。新疆变得更加富饶，更加美丽！

在新疆，有一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遵循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生产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英明指示，肩负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光荣任务的百万大军，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十多年来，兵团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在新疆兴修水利，开荒造田，植树造林，治理盐碱地，把天山南北一千多万亩荒地变为良田。现在，全兵团已经建成一百多个工农兵学商紧密结合，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园林化，并且开始部分电气化、化学化的国营农

场，二十多个现代化的牧场，还建設了几十个工厂，办起了很多学校，对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新疆生产建設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鋤，劳武結合，对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設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兵团还是一所革命的大熔炉，来自祖国各地的很多青年，在这里鍛炼成长。这中間，有很多是从上海来的，他們响应党的号召，怀着革命的豪情壮志，奔赴西北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他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和新疆生产建設兵团各級党組織的领导下，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下，在老战士的帶領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开荒造田，耕耘播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还积极参加科学实验，大搞丰产活动。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作出了积极的貢獻，自己也在劳动中成长起来了，“晒黑了皮肤，炼紅了心”，在知識青年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已經被評为“五好”工人、“五好”战士、生产能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还有不少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的还当了干部。

我們亲爱的党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青年一代的成长。去年七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新疆生产建設兵团視察时，探望了上海青年，并且作了重要指示，教导支援边疆建設的知識青年，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胜利紅旗，突出政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并且要努力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

識，把毕生献給祖国边疆的建設事业，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教导，对参加新疆建設的上海知識青年是巨大的鼓舞。他們坚决表示：要听党的話，讀毛主席的书，敢于經风雨，见世面，从老战士手里将那种敢于“开頂风船，撒迎头网”的頑强意志，以及勇于吃大苦耐大劳的好作风接过来，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勇往直前，鍛炼成长，把自己鍛炼成为能文能武，又紅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这本书里，通过几个上海青年的优秀事迹，反映了上海青年在新疆的成长情况。他們到新疆以后，虽然担负着不同的工作：有的种粮食，有的种棉花，有的搞畜牧，有的养蚕，有的开拖拉机，有的在工厂劳动，有的在值班連一手拿枪一手拿鋤……可是他們都在党的亲切撫育下，在革命化的道路上成长起来，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青年学生，成为建設边疆，保卫边疆的优秀战士，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生产建設兵团是所革命的大学校。千千万万个上海青年已經在那里扎下了根，閃发出青春的光輝。亲爱的讀者，当你讀完了这本书以后，你一定也会认真思索一下这个問題：我該怎样为祖国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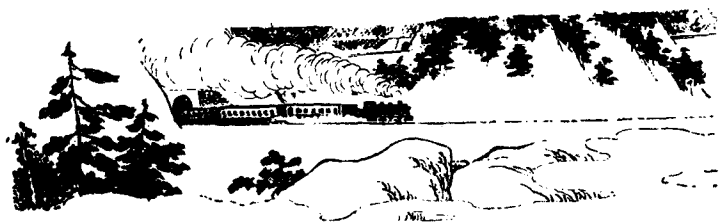
## 内 容 提 要

这本报告文学，通过几个上海青年的事迹，具体地描述了上海青年在新疆的生活情况和成长过程。他们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家庭，到新疆后，担负着不同的工作：有的种粮食，有的种棉花，有的开拖拉机，有的搞畜牧……在党的抚育下、老战士的带领下，迅速地成长起来，并且在工作中作出了贡献，成为青年中的先进人物。

读了这本书，你就会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上海青年到新疆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青春的序曲  | 1  |
| 绿洲之兵   | 16 |
| 马德顺养马  | 25 |
| 雏鹰展翅   | 35 |
| 红花向阳   | 45 |
| 三访鱼姍玲  | 60 |
| 蚕花姑娘   | 77 |
| 志在高山草原 | 86 |



## 青春的序曲

骆 之

我爱我的故乡——上海，但我又爱上了第二个故乡——新疆。

在新疆干一辈子！

——摘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二十一团农场上海青年曹梅娟的日记

—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中午，在上海北站。

一列火车载满了到新疆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上海青年。车站上红旗飘舞，站台上人似海潮。多少亲人来送自己的子女！多少同学来送自己的伙伴！谆谆的告嘱，热情的握别。尽管列车要远行万里之外，但是建设祖国的心却永远紧连在



一起。

一个个精神抖擞，身着崭新黄军装的男女青年，用嘹亮的歌声回答亲人的叮嘱：

打起背包走天下，  
我们都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我，  
哪里就是我的家。

.....

在列车开动的前一刻，上海维新印刷厂的老工人曹顺根同志，带着全家老小，赶来给他第三个女儿曹梅娟送行。

曹梅娟，这个十六岁的初中学生，探身在车窗外，和爸爸伸出来的手紧紧的一握，霎时，她的眼泪涌上了眼眶。是呀，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十六年，一旦离别，怎能不产生留恋之情呢！但是，使曹梅娟激动落泪的，不单单是为了这些。她对爸爸鼓励她走向正确的生活道路，充满无限感激之情。

爸爸微笑着，镇定的目光里，射出了像火一般炽烈的感情。他轻轻拍着女儿的手，说：“要听党的话。记住，别忘了你是工人的女儿。”

“嗯！”曹梅娟点着头。她竟忘记了该怎样回答。

“呜！——”汽笛响了。车身摆动，轧轧的车轮伴随着雄壮的乐曲开始了西行的征途。

曹梅娟扭头看着站台，见爸爸的右手高举着，微微前倾，像是路标，向前指引。

“爸爸！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曹梅娟大声喊了一句，远远地，她看见父亲点头了。车风撩动着曹梅娟额前的短发，她感到一身轻松。

车窗外，闪过了一层层金黄的麦田，闪过了一座座苍翠欲滴的青峰，闪过了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生活图景。

无限宽广的生活道路在眼前展开了，曹梅娟的思绪像那窗外变化多端的景色一样，不由得回忆起前些日子的情景。

四月，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热情地欢迎了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青年代表。这些来自富饶的塔里木、绿色的准噶尔、美丽的伊犁河畔、金色的阿尔泰山下的年轻的军垦战士，满怀激情向亲人们汇报了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收获。望着那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看见那一副副肌肉绷紧的身板，听见那发奋建设祖国边疆充满豪情的誓言，有谁会感到：这是战斗的青春，这是火热的斗争，生活充满了乐趣，前途如花似锦。

那些日子，曹梅娟心绪很不安定。她想报名到边疆去从事生产建设，但是她又舍不得离开家庭。记得春节时她随哥哥到乡下去看外公，没过三天，她就匆匆赶回上海，原因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她更不知道此刻爸爸、妈妈是怎样想的，如果知道她作出了去新疆的决定会不会同意。

女儿矛盾的心情，早被爸爸、妈妈察觉到了。曹梅娟怎么也没有想到，父母早就作出了送女儿去新疆的决定。

这几天使曹梅娟感到和往常不同的地方是：爸爸每天下

班回来，手里经常拿着一份报纸。吃罢晚饭，把曹梅娟叫在身边坐下，给她读上海青年在新疆的先进事迹，给她讲报刊上登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曹梅娟知道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哪怕再细小的事情，只要你思想没搞通，他从不勉强人去做。现在天天读报、讲故事，难道父亲同意她到新疆去了吗？

一天，父亲读完了报，问道：“梅娟，你说一个青年人怎样才能对祖国有贡献？”

“听党的话，像你讲的故事里那些青年人一样。”曹梅娟说。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父亲深情地望着女儿。

“我想到新疆去，可是，”曹梅娟忍不住说，“我有点舍不得离开你和妈妈呀！”

父亲听了大笑起来，说：“孩子，十六岁，已经不小了，我们老一辈，很多人像你这样大年纪，早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了。你们年轻人，生长在红旗下，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幸福之中；可是你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就是：要去创造，要去锻炼，要去接班，要把青春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说罢，父亲望了望正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的妈妈。

妈妈赞同爸爸的话，停下活儿，说：“爸妈疼你、爱你，就是希望你做个工人阶级的好后代。当个革命接班人，难道能在父母跟前守一辈子吗？”

夜晚，万籁俱寂。悬挂在壁上的挂钟“当当”敲了十一下，曹梅娟的思绪像那不停摆动的钟摆一样，一刻不停地考虑着

爸爸妈妈的话。

曹梅娟睡不着，为女儿操心的爸爸妈妈又何尝能睡得着！老夫妻俩对坐在窗前，继续着白天的谈话。

爸爸说：“孩子去新疆，你尽可以放心，党比咱们做父母的，不知要爱她们多少倍。”

妈妈说：“这点我明白，可是你把话早点给她挑明了，不更好吗？”

爸爸说：“思想有斗争，这是件好事情。只要她自己想通了，那她做起事来才真正能言行一致。”

夜风透过窗户，吹动父亲头上稀疏的白发。曹梅娟悄悄地睁开眼睛，看见父亲的目光是那样的自信。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在旧社会受过苦的老工人，为了使自己的后代真正能当个革命的接班人，费了多少心血啊！曹梅娟再看看妈妈。在灯光下，她看见妈妈右脖颈上有一块伤疤，这伤疤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时投下的罪恶的炸弹炸伤的。历尽了艰难困苦，迎来了幸福和光明。这样的母亲，她当然懂得怎么样按照党的指示，把孩子教育成人。

曹梅娟失眠了，这一夜使她思想提高了许多。六月五日，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冒着蒙蒙细雨，她毅然到街道委员会报了名。

“你为什么要求到新疆去呢？”街道委员会的同志问。

曹梅娟得意地笑了笑，在志愿书上毫不犹豫地写道：“青年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

炼,我愿意在新疆干一辈子!”

曹梅娟自动去报了名,父母乐得成天合不拢嘴,家里热闹得像办喜事一样,全家围坐在灯下,进一步对曹梅娟提出了希望。

起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父母亲应该送点什么给女儿做纪念才合适呢?父亲带着曹梅娟上街去了,没有买吃的,更没有买穿的,而是到书店买来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四本书对女儿说:“记住,你头一件大事就是好好读毛主席的书。这是革命的根本,前进的指南。”母亲为女儿把行李收拾好了,在挎包里既没有装糖果,又没有装罐头,给曹梅娟准备的是针线包。此外,还有几块补衣服用的布,说:“记住,干革命,千万不要忘记艰苦朴素。”

曹梅娟带着父母深切的希望起程了。车轮飞转,在她面前展开的是无限宽广的生活大路。

## 二

七月,国营农场麦子熟透了。那像海浪般金黄的麦浪齐整整地展现在眼前。一块条田连着一块条田。二十一团农场,这个位于准噶尔盆地库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农场,以又一次的丰收喜悦,迎来了一批上海青年。

和其他上海青年一样,曹梅娟这个从小就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子,压根儿就没有见过这么齐整的条田,这么好的庄稼。

“首长,让我们到地里去看一看吧。”青年们到了农场第一

个请求就是要看看这伟大的劳动场面。

巨大的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海里航行。曹梅娟上了联合收割机驾驶台，跟着收割了一圈又一圈，久久不肯下来。她看见收割台前木翻轮飞速转动，锋快的切割刀齐齐地把麦秆切断，喂入机仓。一旁卸粮推运器伸出粗壮的臂膀，像雨柱般地把脱粒好的麦粒卸在尾随的汽车厢内。运粮的汽车来回穿梭。红旗在田野里招展。这宏伟的劳动场面，以往曹梅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谁料想，她今天已经成了一名军垦战士了呢！她的心情无限喜悦，对老战士在这里艰苦创业无限尊敬。听农场田副政委介绍过：解放初期，这里是索索、红柳遍野，杂草、芦苇丛生，黄羊野狼结队，漫天飞着毒蚊。那时候老战士冒着风雪在这里安营扎寨，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圪囔麦，军垦第一犁是战士肩拉着套绳开始的，这一块块整齐的条田，最初是指战员们一锹一镐搬走了索索，荡平了红柳，不知抛洒了多少汗水才开出来的。那时候夏秋季干活，蚊虫特别毒，战士们不得不在腿上、手上糊上泥巴，披上这身“盔甲”出工。种种艰苦困难都战胜了，终于在这号称“饥饿的草原”的准噶尔盆地边缘开拓出一个个机械化的国营农场。田副政委还说：艰苦创业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南泥湾的革命精神永远要继承和发扬。青年人，你们打算怎样接好这个班呢？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战士！”曹梅娟暗下决心。

几天以后，曹梅娟和其他十一个女青年被分配到生产八队劳动。当她知道著名的植棉能手、劳动模范王秀英也在八

队工作，她高兴极了。

也许是特意安排让青年们浏览一下农场景色的缘故吧，队里派了一辆牛车来接青年们。随车来了一位身着白布衫，留着短发的姑娘，她把衣袖高挽过手腕。这姑娘肌肉丰满，体格健壮，皮肤黧黑。只见她把圆鼓鼓的大行李卷往车上摞，就好像提空包裹那样便当，嚯，真是泼辣、利索！她就是王秀英。

牛车顺着高耸的白杨林带行进，路旁闪过了果实累累的苹果园，闪过叶绿秆粗的玉米田和遍开着白色、红色花朵的棉花田。多么美丽的农场景色啊！可是对曹梅娟来说，最吸引她注意的是王秀英。她憨憨地笑着，盯着王秀英一个劲儿傻看，禁不住爱慕地问道：“姐姐，你是劳动模范吗？”王秀英笑了笑，说：“我和大家一样，是个很普通的工人。”王秀英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曹梅娟忽然联想到爸爸在家时常常讲的故事，那些英雄模范不都是这样谦虚朴实吗？她涌起了要学习王秀英的思想。

连队，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听说上海青年到来，早几天老同志腾出了最好的房屋。伙房里又准备了最可口的饭菜。王秀英这位大姐姐从早到晚手脚不闲，为新来的伙伴布置房间，整理床铺，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和新同志一下就混熟了。

青年们劳动的第一课是在瓜地锄草。看见那一个个将要成熟的大西瓜，喷香的大甜瓜，大家高兴极了。王指导员带着大伙儿一块劳动，他讲过了庄稼为什么要锄草，亲自做了示范

以后，大伙就干起来了。

塞外的七月，那像火球一般的太阳是不饶人的。在田里工作了一个上午，已经是汗湿衣衫了，曹梅娟这天的兴致特别高，手上打起了泡也不理会。她多么想在有纪念意义的劳动第一天多出点力啊！可是，事与愿违，和大伙一样，因为分辨不出什么是草，什么是瓜藤，砍断了不少瓜藤，不用说，那瓜也不会再长了。

这一天，曹梅娟很难过。开饭的时候，她看见王秀英姐姐把煮得细软的面条又给大伙送了来，她更是忐忑不安。她想：从上海到边疆来是参加建设来的，劳动本领还没学会，倒得了不少特殊照顾：吃饭，给我们另行做好的；劳动，一天只干六小时，刚觉得有点累，指导员就催着让我们休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们是尽情的关怀，可是你不是来做客的呀！这时，她又想起父亲临别的嘱咐：“别忘了，你是工人的女儿！”对！父亲的话要永远记住。她拿定主意：一、努力向工人学习，同出工、同收工，尽快掌握劳动本领；二、坚决不要特殊照顾，同吃一锅饭。目标，向王秀英姐姐学习，当个“五好”工人。

这以后，老工人的队伍里出现了曹梅娟。起床哨一响，她和老工人一样，同时上工，一步不落后。开饭了，她死赖在老同志那里不走，大锅饭吃得又甜又香。劳动时，她埋头苦干，一点也不草率，鼓着劲儿向老工人的定额看齐。

秋天，遍野的棉桃绽开了笑脸，这比满天繁星还要稠密的棉桃儿，谁见了能不爱呀！可是拾花，这是一项劳累活儿，创



造高工效不仅要有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曹梅娟决心在拾花中把自己锻炼得更硬棒。

爱帮助同志的王秀英姐姐又来教大家拾花来了。拾花要领并不难学,可是坚持下去,不那么容易。开始,她弯腰拾了几行,那腰像折了似的痠痛,过一会,不直起身来捶捶腰,真是不好受。她看见王秀英拾花双手像蝴蝶上下翻飞,躬身前进,不到地头不直腰,一会儿就拾一花兜。曹梅娟咬牙坚持,腰越痠,她越要坚持多拾一会儿。这样一天、两天……她拾花的工效一天天提高,由开头一天拾花几十斤到一百十二斤。

俱乐部黑板报上不断出现了曹梅娟的名字。大家都说:“曹梅娟这股子‘铁劲’儿,真有点和当年的王秀英差不多。”

“我还差得远呢!”曹梅娟暗自寻思:锄草,练了练手劲儿;拾花,练了练腰劲儿。可是这肩膀和腿还没有练功夫呀。她要在冬季运肥中使身体得到全面锻炼。

塞外的冬天来得早,不等冬至到来,那鹅毛大雪已把田野覆盖住了。大地一片银白。高大的护田林穿起了冰衣。凛冽的山风打着呼啸穿境而过。雪凝了,路冻了,运肥的季节到了。

工人们拉着无数架爬犁,穿梭在农场的大路上。为迎接生产新高潮,为给大丰收做好准备,运肥竞赛搞得热火朝天。

可是这种热火的场面,领导上却没有让上海青年参加。领导上考虑:运肥,劳动强度大,再说上海青年来到新疆第一个冬天,可能不适应严寒的气候,因此,安排他们在家里剥棉